

史上最鬼马的灰姑娘误闯仙界
起点中文网女生频道月度PK冠军
让你从头笑到尾

神仙有活

Shenxiangyouhuo

上柳暗花溟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神仙有活

Shenxiangyeyou

上

柳曉化撰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仙也有江湖. (上) / 柳暗花溟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8. 1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228 - 4

I. 神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259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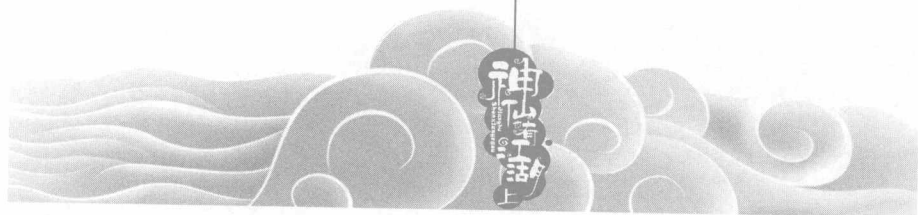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: 神仙也有江湖 (上)
著 者: 柳暗花溟

责任编辑 阎 丽
特约编辑 侯 开 刘 煦
责任校对 贾 伟 李 鸥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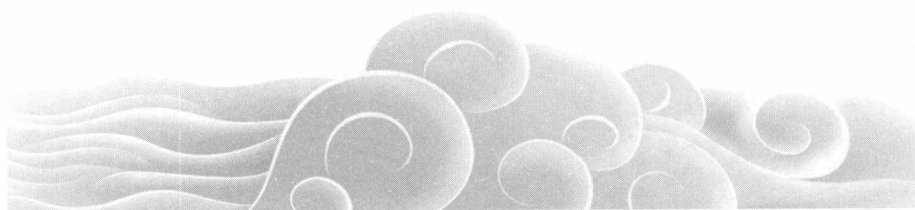
网 址 [http: //www. hspul. com](http://www.hspul.com)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20 千字
印 张 21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228 - 4
定 价 2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• 目录 •



第一章	◎ 好多神仙哪	1
第二章	◎ 云梦山，天门派	15
第三章	◎ 八大弟子	29
第四章	◎ 它，竟然断了	43
第五章	◎ 受罚	56
第六章	◎ 万事知不说人话	71
第七章	◎ 寻找真火石	84
第八章	◎ 到魔道去自费旅行	96
第九章	◎ 钱不是那么好赚的	112
第十章	◎ 天门派首富	125
第十一章	◎ 死海余生	139



第十二章	◎ 聚窟洲一游	152
第十三章	◎ 极寒与极炽	170
第十四章	◎ 真火石啊，真火石	186
第十五章	◎ 来时容易去时难	199
第十六章	◎ 虎口脱险	212
第十七章	◎ 赚了，一把变两把	228
第十八章	◎ 无穷山，迷踪地	247
第十九章	◎ 通天塔	259
第二十章	◎ 势均力敌	274
第二十一章	◎ 天意难测	290
第二十二章	◎ 敌我联手	318



· 目录 ·



据说飞机在空中失事的时候，乘客如果当场死亡是最幸运的，因为他不用体会疾速下坠的漫长过程，也不用体会直面死亡的恐惧。

姚虫虫最近一直走背字，所以她不幸地保持着清醒。不过她不是遭遇了空难，而是推了不该推的地方，从悬崖上跌落了下来。

要是能吓死该有多好，至少死得比较有创意。可是就连这也不能如她所愿，尖叫得嗓子哑了，四肢乱舞得手都酸了，可她还是一直一直坠落，过了好久也没有停止，好像这山崖深不见底，要穿到地球的另一端。到后来她干脆完全放任了，舒舒服服地飞在半空。爱多深就多深吧！

物体越下降，冲击力越大！以这个时间和距离计算起来，她摔成一摊肉饼还是蛮有把握的！

不知又过了多久，就在她无聊得快要睡过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屁股下重重地一颠，之后是很柔软的感觉，她连忙睁开眼睛一看，发现自己坐在一片花丛上，身处一个极美的山谷之中。

原来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啊！



她怔怔地想着，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，或者是半死不活？做梦？还是死亡本来就是那么简单？可是等等——屁股下那大片的柔软中有一处极小但又极坚硬的所在，正硌在她的左臀下，当她意识到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出现时，一股尖锐如刀的疼痛立即从左股直蹿到她的脑门，全身上下的每一条痛感神经瞬间都活跃了起来！

“我的屁屁！”

她惨叫一声，一跃而起，手按在后腰上，却不敢碰一下痛感的源头，大滴的眼泪挤出了眼眶，模糊的视线中，蓦然有一个人站在花丛的另一边惊愕地看着她。

她急忙抹了一把眼泪，才看清与自己隔花相对的是一个男人，大约四十多岁，皮肤黝黑，穿着灰色粗布的古装，身材不高但很强壮，虽然有些络腮胡子，面容看起来却相当善良。此时他正弯着身，一手轻托着一朵粉红色的花，另一只手却不伦不类地拿着一把扫帚。

天堂不是应该有仙女吗？那这位是——

“大叔？”她试探性地叫了一声。

男人神色一滞，似乎被她惊醒了似的，神色古怪地看着她。而这时，半空中突然毫无征兆地炸响了一声爆雷，就像有人用一把斧子把天空生生劈开一样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

抬头望去，却见天气格外晴朗，天空蓝得像一块易碎的玻璃，连一丝云也没有，怎么会打雷？

“姑娘，此地凶险，请速速从后山离去。”没等虫虫说话，大叔先说了，语气非常温和。

“呃——我——”

“出了紫竹林往左。”大叔又说，然后再不理虫虫，单手一甩，突然骑上扫帚凌空而去。

哈里·波特？！难道那个漂亮的英国小男孩长大后进化成中国人？

虫虫吃惊地看着那位大叔驾着扫帚飞在半空中，心中的震惊和疑惑压过了身体的疼痛和不适，见他飞得不高，也飞得不快，于是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快步追了上去。



“哈大叔！哈大叔！请您停一下！哈大叔！行行好！”她冲着半空大叫，可哈里·波特大叔似乎没听见，根本不理她。虫虫没办法，只得一路昂着头边喊边追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梦是幻、是死是活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异世界、魔法王国还是天堂或者地府，这位大叔似乎是这里唯一的人，看起来也和蔼，所以她非要问清楚不可，怎么能让他就这么跑了？

出了那片没看清楚是不是紫色的竹林，迎面出现一条银光闪闪的大瀑布，瀑布的左右两边，各有一条小小的山路，蜿蜒地伸展到山林之中。她不顾哈大叔之前说的让她往左走的话，却跟着还在飞行的哈大叔向右而去。

山路狭窄而崎岖，上上下下的有数不尽的台阶，眼见哈大叔的身影在半空中忽隐忽现，虫虫拼命地紧跟在后面，好几次跑得差点断气，感觉几乎绕过了半座山，才看到前方宽敞的出口，而哈大叔的身影向下一落，不见了。

她扶着山壁站在最后十几级石阶上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听到山道外传来纷杂的呼喝声和兵戈相交的声音，仿佛外面正有许多人在械斗。

哈大叔说此地凶险，让她快点离开，难道是说外面正发生黑社会群殴事件吗？那她是不是应该快速离开？可是她要去哪儿？她虽然不想参与斗殴事件，但不是应该找个人问一下才好吗？

正犹豫的时候，忽然感觉一个很小的影子向她猛撞过来，来势又急又快，她根本看不清那是什么，只是本能地快速躲闪。

还好！还好！躲过了。咦，哪来的清甜味？闻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她得意忘形地想。可是她忘了，石阶上有一种绿色的植被叫苔藓，那是很滑的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她不知道自己在空中转体了多少度，只感觉天与地在她眼前不停地交替，浑身的骨头和肉肉被石阶轮番撞击，直到她一个嘴啃泥地趴到山道口才停止。

要发财了，要发财了！眼前不是金星就是银星！

虫虫被摔得七荤八素，眼神聚焦了半天才发现山道外是一片极大的空地，有很多的人正站在这里，大约有两三百名之多，有男有女，绝大多数年纪很轻，身上穿着清一色的灰色古装，束着发，只不过有些人的衣领和袖口滚着红色的边，有的滚青色，有的滚白色，有的滚黑色，有的滚紫色，似乎



用服色的不同把彼此区分开来。

他们之间并没有打斗，而是全体比比画画地挥手指向半空，有的人神色很紧张，有的人一脸愤怒，有的人咬牙切齿，总之看来都很亢奋，有点像某精神病院的病人在放风时间集体做早操。呼喝声正是出自他们口中，而鸣金之声则来自半空。

虫虫趴在地上，下意识地向上望去。

一瞬间，她还以为有一条彩虹碎裂了散落在天空中，因为她所能想象出的所有美丽颜色全部在同一时间涌入了她的眼帘，赤橙黄绿青蓝紫加上闪金、墨黑、亮银，整个天空像个大调色板一样，漂亮得无法形容。

只是那彩虹像要从天上掉下来一样，不仅各色光芒疯了一样四处乱窜，半空中还响起各种尖锐刺耳的声音，有的像金属之间的摩擦，有的像玻璃划过玻璃，还有的像被踩了尾巴的动物在狂吠尖叫。伴随着这些声音，四周的山壁上有大小碎石滚滚而下，互相冲撞着砸到空地上，带起一片片泥沙，声势惊人！

天哪！

世界末日！

外星战争！

克隆人进攻！

电脑统治了世界！

.....

不到一秒钟的时间，虫虫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种解释，第二秒钟时她唯一的念头就只有逃命，屁股上的疼痛早就不重要了，这个时候保住脑袋才是头等大事。

她哪见过这种阵势，偶尔在酒吧内遇到斗殴事件，那些人顶多飞飞酒瓶和桌椅就完了，可现在这情况，简直能要了人的命。仓皇之中，她来不及分辨方向，只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大石头，围成一个半圆形，看来很安全的样子，于是决定先逃到那里去。可是才一撑地，就感觉手下毛茸茸的，吓了她一大跳，连忙收手，失了支撑的身体又脸朝下狠狠摔在了地上。

“我的咪咪！”



她疼得身体一抽，跪在地上双手抱胸，恨不得以头撞地。再看她眼皮子底下，有一只黄黄的小东西，看模样和大小像是刚孵出不久的小鸡，身体又圆又胖，翅膀短小，此刻两只橘红色的小爪子伸得直直的，眼睛紧闭，似乎是死了。

虫虫本想不管，但不知为什么又觉得这小东西可能没有死，一时动了惻隐之心，一把抓起它扔进背上的双肩背牛仔包内。在抓起它的一瞬，闻到它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甜味，恍然想到这小鸡就是刚才疾飞过来、害她滚下石阶的罪魁祸首。

可是以这种生物状态，它能飞那么高那么快吗？鸡虽然能扑腾两下，但却是不能飞的吧！这死东西害她摔了两次，真该扔到石阶上让它被石头砸死。可是算了，她姚虫虫以德报怨，上上之人！

“呼”的一声，头顶上方飞过一个大铁条，横掠过天空，狠狠钉在虫虫身边不到一尺的地方，吓了她一大跳。细细一看，却是一把黑不溜秋的剑，没入地面半截后仍然颤抖不止，发出类似于呜咽的低鸣，偶尔闪两下黄光，好像活了一样。而在虫虫还很震惊的时候，那剑又“咻”的一声离地而去，飞到半空中了。

鬼片！一定是灵异现象！

虫虫以她能达到的最快速度，手脚并用地爬到那排石头后，下意识地伸手一摸左臀，虽然感觉不到疼痛了，但摸摸她的白色七分裤，手掌上还是沾了血，显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入她的左臀肌肉了。不过她现在顾不得这小伤，只把身体蜷成球状，心里把老天爷、观世音菩萨、上帝和真主都求了一遍。

她会疼，她会流血，这证明她不是做梦，也没有产生幻觉；她更不是鬼魂，而是真实的人。那么这是哪儿？她究竟到了哪里？不管这是哪里，千万别让她成为矛盾的中心，她已经倒霉够了，现在命在旦夕，这点要求不算很难达到吧？

她只要——只要不被人注意到就好！

一个黑影从天而降，虫虫几乎本能地紧贴一块大石，恨不得真变成一条小虫钻到石头下面去。眼见着一个锅盖似的铁东西猛地拍在地上，掀起一片



灰尘，她还没惊呼出口，一个灰衣男子又摔了下来，身上脸上全是血。

修正！修正！这不是灵异现象，这是战场，有人在打仗！这些人和剑飞来飞去，天上的各色光芒晃得她眼花缭乱，除了眼前昏死过去的这位，连一条人影也看不清楚，所以参与群殴的一定都是神仙！

连神仙都PK了，她这个凡人还有活路吗？不行，她要找一件武器，就算是要死，也不能丢了人类的脸面，意思意思也要反抗一下，哪能束手待毙！再说，再说就算她老老实实，也可能被扫到台风尾，到头来还不是一死？！

肩上，背包里有数码相机、钱包、手机、一些零碎的小玩意儿和一包巧克力，倒也有一把瑞士军刀，不过是地摊上的假货，起个罐头都会卷边儿的，肯定用不了；远处，那块圆圆的大铁板她一定是拿不动的；手边，那些石块不知道经历了什么物质结构的改变，一碰就粉末化了。

她一边琢磨着武器的事，一边下意识地向后躲，渐渐缩进了两块大石之间，当她感觉情况不对的时候，身体已经被死死地卡住了，任她拼命挣扎，连胸腔里的空气都快挤干净了，还是丝毫不能动。

她上辈子死的时候，不会被埋在粪坑里了吧？为什么衰到这个程度，喝口凉水都会塞牙！

两个月来，她失去了一切；今天早上她为了追一个人，莫名其妙地坠崖，落在花丛中时被不知名的东西伤了屁屁；想问哈里·波特大叔一点事情吧，结果闯进了神仙械斗的地方；还被一只会飞的鸡晃得从十几级的石阶上摔下来。还有比她更背的吗？可是现在呢，她居然成了石头三明治的肉馅儿！

不行，她不要当肉馅儿！要当夹心饼干也得做上层的，起码卖相好点，还能撒点芝麻。一定要出去，就算肋骨断了也要挤出去。

她已经顾不得满天神魔乱飞、耳边金戈齐鸣了，一门心思要把自己从石缝中弄出去。一寸、两寸，呵呵，不怕慢，有进展就好。反正外面打得还热闹，在这里反而能听清他们吵嚷的是什么。好像是说一个叫花四海的魔头杀了什么天门派的人，还是在人家的地盘单挑杀人，所以被天门派围攻。听来这个姓花的魔头实力强大，而天门派因为掌门和三大护法不在，这么多人居然拿不下他！

好了好了，虽然下半身还卡着，上半身终于还是挤出了一点。虫虫拼命向后仰着头，蓦然看到一柄黑糊糊的剑深深地插在左边的石头中，只留剑柄在外。她看不出剑是什么材质，也看不出它是如何插在坚硬的石头中的，只感觉它年代久远，而且似乎已经石化了。

但她不管这些，心中只有欣喜。

这些石头又大又光滑，她被卡在两块石头中挣扎时，一点也借不上力，假如她能拉着剑柄，就可以顺利自救了，然后还可以拔出这把破剑作为武器。这剑的模样实在和废品没有两样，不过聊胜于无。

她的设想很好，执行也很顺利，可是当她重获自由，还没来得及欢呼就感觉周围一阵飞沙走石，空气中炙热和冰寒两种气流激烈碰撞着、狂卷着，像要把人切成两半一样。而除了狂吹的风声，场中再没有任何声响，似乎一瞬间所有的仙人都遁去了，这个世界只剩下了她！

她骇然四顾，就见场中的人一个都没有少，不过已经有些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不知是死是活。那些灰衣人围成了个半圆，齐齐地御起自己的武器对准场地另一边的黑衣男人，看样子这场以一对众的神仙PK到了最后的时刻。

那名黑衣男子身材高大，长发披散着，五官像刀削一样，帅是帅得冒泡，不过看来如坚硬的岩石般冷酷无情，尤其那静穆的眼神和严肃的唇角，让虫虫马上联想起了兽中之王。

丛林中的雄狮不用吼叫，不用张牙舞爪，更不用奔跑跳跃，它只要趴在那儿，安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，那种威严、骄傲、睥睨万物的森然之气就自然地散发出来，告诉人们，它就是王者，它就是主宰，它可以决定你的生死！

没有人说话，或者是刀气、剑气、元气还有不管什么气，压得在场的人都说不了话，也动弹不得，好像略一松劲就会粉身碎骨似的，除了那个男人。

他一步一步向前逼近，走得极慢，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人的胸口一样，又象山就要塌下来了，带来极大的压迫感。他右手握着一把刀，那刀看来乌沉沉的毫不显眼，却让人感觉杀气腾腾。他的左手拖着一条长长的银色粗链，每走一步，空气中就传来银链与地面摩擦的声音。



锵啷——锵啷——

声音清脆动听，好像一个一个上好瓷器摔在了地上！但就是这种好听的声音却带来了死亡的气息。就连虫虫这种肉体凡胎都感觉出这个黑衣男人动了真怒，何况那些灰衣小神仙呢！

他们显得有些紧张，却又不肯投降讨饶，在一个壮硕的年轻男子带领下，拼命抵抗着，但看来很快就要坚持不住了！

“花四海，你欺人太甚！”人群中一个人喊。

花四海一言不发，连冷笑和冷哼都欠奉，只是左手轻轻一挥，那条银链立即飞舞了起来，呈蛇形盘旋在他身外半尺处，游动不止。银链就像由一条条首尾相接的银鱼组成，在它们的合力搅动之下，空气中立即弥漫了一层银光，在花四海身周荡漾开来。

虫虫的工作与颜色有关，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银色，清澈透亮、流光溢彩，好像在一块温润的绝世美玉外罩了一层泛着珍珠光泽的水汽一样。

可是她知道，有时候越是美丽的东西杀伤力越大，就像这快速扩散的银光。站在最前面的几名灰衣人抵挡不住，当他们的剑光在漫延的银光中湮灭后，立即像砍倒的庄稼一样倒地不起，生死不知。而那银光如潮水泻地一样，眨眼间淹没了许多人。

再顾不得别的，虫虫转过身去拔那把深深没入石中的剑。

那银光是呈圆形扩散的，据目测，如果银光的边缘到达那个壮硕的年轻男子身边，那么她这边也会被淹没的。跑，是不用想了，四处都被这群仙人所占据，身后的山道也被塌下的山石堵住了，她唯有防御才行。她不知道这把剑有没有用，不过手里拿点东西，心理上总会好过一点。再说这把剑拽了吧唧地插在石头里，说不定还是仙剑神器呢！

插剑的地方缝隙很大，虫虫本来以为这把剑并不难拔，哪知道她使上了吃奶的劲儿，那把剑还是纹丝不动。扭头一看，银光已经到达了那壮硕男子身前，也就是到了她的脚下，她甚至感受到了银光所带来的彻骨冰寒。

那壮硕男子的剑从半空落到了他自己的手中，剑上火红的光芒已经收敛为短短的一束。他握紧长剑拼命与那无形的巨大力量抗衡着，隔那么老远，

虫虫都似乎能看到他脸上的汗水和浑身的颤抖，若不是他身后还有五名年轻男女支援，只怕早就呜呼哀哉了。

大事不妙，那个人快坚持不住了，连带她的小命也可能完蛋，必须尽快把剑拔出来！一定要快！

虫虫手脚并用，双手死命拉住露在石外的剑柄，双脚用力蹬在石上，整个身体都悬空了，以自身那百十来斤的体重、外加每一个细胞中所能挤出的力量，一起努力向外使劲，感觉胳膊都要被拉断了，却还是拔不出那把剑。

感觉那冰寒越来越接近她的身体，皮肤像被冰碴儿缓缓刮过一样。她忍不住回头再望向场中，就见花四海停下了脚步，稳稳地站着，神色淡然，举止从容，模样轻松得像是在自家后院内欣赏风景；修长结实的身體似远山般镇静和坚定，宛如暗夜的君王、强大的死神！

缓缓地，他右手收刀入鞘，左手捏了个奇怪的诀，蓦地一拉银链。顿时，银光中腾起一条黑色光芒，好像是一条凶恶的黑龙，高高仰起龙头，昂成一个很大的角度后盘踞在他的头顶，左右徘徊了一阵后疾冲而下。

因为黑龙是横甩着攻击那几个还在抵抗的人的，所以率先掠到了虫虫这边。虫虫大叫一声，眼见那黑色光芒就要击中她的身体，忽然斜刺里飞过来一把扫帚，同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不要伤她！”声音里竟然满是焦急和关怀，正是哈大叔。

可是这位不知躲在哪里的哈大叔虽然勇敢善良，但实力相差太远了。那黑龙强横霸道，伴随着滚滚的雷声，摧枯拉朽一般，所到之地碎石飞溅、草木折断，虫虫的眼睛还没有眨一下，那把扫帚就碎成了至少五万八千段，变成了一摊木屑。

好，这下死得够血腥了，一定会被腰斩！

死亡来临前的一刻，虫虫惊恐地闭上了眼睛，根本没有反抗意识，只是本能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拔剑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她的身边响起，震得她的耳膜都快被刺穿了，感觉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向后猛扯她的手臂，使她的身体不可抑制地后仰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手上一松，虎口撕裂，腰间也瞬间传来一阵剧痛。

完了，她真被腰斩了！听说被腰斩的人死得非常痛苦，内脏流一地，死

亡过程缓慢，曾经有受刑的人一连在地上写了十三个“惨”字才死。不要这样吧，她姚虫虫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是怕疼，难道老天真那么残忍，非要让她疼死不可？

她紧闭双眼，模糊而又悲哀地想着。姚虫虫就这么走完了她可怜的一生，像猪一样生得肮脏、死得无聊！唉，真够无聊！还好，没有想象中的痛。

“你是谁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虽然语意冰冷，声音却非常好听。

“到了阴曹地府了吗？”她懒得睁眼，心想死都死了，也不用搞那么麻烦，“我胆子小，不敢看牛头马面。我生前没做过错事，呃，是没做过大的错事，当然也没什么善事，您看着办吧，投胎到哪里都成。孟婆汤呢？我喝，我喝，不用灌我。看，我合作吧！那么可不可以投胎到有钱人家？”她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，却不见有人理她，迫不得已睁开了眼睛。

她愣了，不知道牛头马面是这种帅得掉渣的模样，或者这是判官？难不成是阎王老爷？早知道地府有这么多帅哥，她还怕死干什么？早自杀了来投奔！

“那——我可不可以不投胎？”

“我书读得还不错，不然，您需不需要秘书？”

“私人秘书也能做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阎王老爷继续冷冷地俯视着她，斜而长的浓眉轻轻蹙着，显得极不耐烦。

“啊？问我？这就面试了吗？好好，我叫姚虫虫——”虫虫住了嘴，因为她意识到面前的男人不是阎王老爷，而是那个要杀了这里所有人的魔头，那个叫花四海的人！

她呆呆地看着他，看着他的脸、他的刀、他如冰锥一样的眼神，还有他仅束着一根腰带的、式样简单的长袍和胸口处的那个奇怪的银色纽襻儿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位魔头产生了一念之仁，想过来补给她一刀，给她来个愉快的。

周围静极了，似乎所有人都为这一幕惊呆了。而花四海就那么瞪着姚虫虫，后者则好奇又带点色迷迷地望着冰山男，心里想着，他怎么能那么帅

呢？怎么能在这么帅的同时又充满了阳刚之气，一点不像某些电影明星一样娘娘腔呢？如果妖魔都是那么帅的，她会非常愿意堕入魔道。

“掌门回来了！”一个嘶哑的嗓子打碎了这定格的一幕。

虫虫吓了一跳，身体下意识地一挺，剧痛又从腰上传来，伸手一摸，她又是喜又是忧。喜的是她的下半身还在，并没有被腰斩；忧的是估计她的腰可能摔断了，不然不可能疼得这样厉害。但是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大家都不打了，跑过来看她摔跤？

抬眼一看，那把剑还好好地插在石头中，而且她现在才看清，这排大石头共有八块，每一块上都有一个大裂缝，好像都曾经插着剑。说是曾经，是因为现在其他石头上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她拔过的那一把还插在从左到右数的第七块大石头中。还有，每块石头上都写着几个她看不懂的字，也不知道是甲骨文还是篆体。

“三位护法师叔也回来了！”那个哑嗓子再叫，像一只报时鸟一样，“花四海，看你这魔头还能跑到哪里去！”

“真麻烦！”花四海略略皱眉，似乎相当厌倦，恨不得眼前的一切快点结束，与那些灰衣人脸上的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“本王走了。”

虫虫身体不能动，拼命扭转脑袋才跟得上花四海的背影，就见他慢慢向前踱着步子，强大的压力迫使没有人能上来拦他。他并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，一手前一手后直伸着、前腿弓后腿绷、飞累的时候还换换手、像在空气中狗刨游泳一样飞走，而是像一个鬼影一样越来越淡，最后化为一道淡银色的光芒直冲天际。

他到了天上，以虫虫的姿态就比较方便观看了，但是天上除了这道银光外，还疾冲过来四个不同浓淡和不同大小的红色光点，呈围攻之势把银光阻住。只是银光灵巧至极，在包围圈中迅捷地左冲右突，之后向下一拐，就那么消失了。

四个光点追了过去，不过片刻即回，从空中急速落下，虫虫才看清那是四个御剑而行的男人，他们就已经落了地。

剑仙！他们是剑仙！她穿越到了剑仙的世界！好神奇啊，真的好神奇啊！她平凡的人生终于不平凡了一回，但是她一个四肢不能动的残疾人士可

怎么活下去？

虫虫最后下了定论，不禁脱口叫出：“蜀山！”

“不是蜀山，是云梦山！”身边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，是哈大叔。他不知何时到了虫虫的身边，脱下外衣盖在虫虫的身上。

“云梦山是——”

“是我们天门派的属地。”哈大叔回答着，抬头远望。

那四名从半空中落下的男子快步走了过来，其余还能走动的灰衣人立即围上来，全体跪倒在地，有的大叫师父、师叔，有的更是大哭，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，而这四个人以最前面的长须中年大叔为首，直接走到了虫虫身前。

“老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长须中年大叔皱着眉头问，神态威严。

“回掌门师兄，此女从天而降，于无意间解了我天门派之危。”老黑恭敬地答，“而且，她拔出了却邪剑，正是掌门师兄命定的第七弟子。”

虫虫听到了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其中还包括她的。她拔出那把剑了吗？她怎么没感觉？而且它不是还好好的插在石头中吗？刚才她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说她解了这个什么天门派的危难？

不过她确实是从天而降的，想想自己到了这边无亲无故，没有饭吃也没有钱花，当个什么第七弟子也不错。可是她现在受伤了，这个对他一脸怀疑的大叔会收她吗？

可是不管如何，先赖在这里再说。剑仙的世界啊，听起来很帅，但是据说妖魔鬼怪也不少，她平时连打个苍蝇都打不准，在这里生活非要找个靠山不可。虽然不知这个云梦山天门派是正是邪、是圆是扁，但先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外带养好伤才是真理。

决定了，死赖也要赖在这儿！

想到这儿，她摆出自认为最无敌可爱的笑容，甜甜地道：“师父在上，七弟子姚虫虫拜见。”她也不想想，她大马金刀地躺在那儿算哪门子的拜见。她只是想先造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，想来这掌门大叔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。

掌门人看了看那把石中剑，又看了看这个比猴还能顺杆爬的女孩子，一时有些踌躇，再度看向了被称为老黑的哈大叔。